

## 國家圖書館的八蚌寺古版藏學專藏概述

韓金彪

**內容提要：**藏文文獻在國家圖書館少數民族文獻中數量較多，藏學專家們歷來重視它們的收藏和利用。本文將較為典型的一部分“藏學專藏”，從近代圖書館人不懈的收藏行動的來龍去脈到基本內容的解析及連帶的典故和與藏品相關的著名人物，進行了描述，從而清晰地揭示了這部分藏品生動的本來面目。其中還着意指出了“藏學專藏”飽含的藏族思想家們由來已久的思想創造。它相當於一個思想寶庫，可以為後人提供很有價值的思想元素。

**關鍵詞：**古版藏學專藏 八蚌寺 思想寶庫 數字化

在國家圖書館藏傳佛教典籍中有一批藏學專藏為原版僅存。這就一批來自古老的德格八蚌寺的、代表着該時期最高學術水平的、藏傳佛教噶舉派眾多著名大師們的學術著作。這部分學術著作年代久遠，其所揭示的那些活佛和高僧們宏闊的論述以及生動的文化典故，使我們窺見了這部分文化遺產，在藏學思想寶庫中是多麼的彌足珍貴。

八蚌寺藏學專藏之所以得以保存，得益於當時國家圖書館的搜採收藏。這次收藏行動使這部分文化遺產後來成為孤本，而原有的印刷經版則由於各種原因在歷史的長河中缺散嚴重。

### 一、八蚌寺及古版藏學專藏由來

德格八蚌寺不僅由於它的建築規模而號稱小布達拉宮，其學術影響力在西藏噶舉派傳承體系裏同樣佔有重要地位。它還是噶舉派的藏東最高學府，包括噶瑪巴在內的噶舉派很多活佛和高僧都曾經專程到德格八蚌寺學習深造。德格八蚌寺一度成為整個西藏噶舉派僧人內心嚮往的學法聖地。

八蚌寺活佛司徒·卻吉窮乃不僅給後人留下了絕世《甘珠爾》印版，而且還留下了西藏歷史上影響最廣的語言文字學名著《司徒文法》和其他十餘部學術巨著。八蚌寺貢珠·雲丹嘉措活佛一生完成《大寶法庫》《秘訣法庫》《知識總庫》（又譯《知識總彙》）等五大法庫著作體系，在配合江央·欽哲旺波活佛發動不分教派運動中奠定了無可辨駁的理論基礎。他與江央·欽哲旺波和秋吉·德欽林巴號稱康區三大聖人。

現在，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貢噶呼圖克圖、卡盧大師、十六世噶瑪巴等。如果通過這批專藏認真研究他們早年在八蚌寺學習和生活的經歷，那麼就會明白他們後來都



成為著名人物是多麼自然而然的事情。

八蚌寺屬藏傳佛教噶舉派。其五明佛學院歷史已有 230 餘年。最初是佛學班，近 120 年來稱佛學院。該院係康巴區噶舉派唯一的較為系統的高級學院，共開辦 20 餘期，每期學制 5 年，前後畢業的學者達 1380 餘名。其中能勝任“堪布”以上職稱的就達 250 名。近百年來該寺高僧雲集、人才輩出。許多活佛、喇嘛均研習“五明”學，多有建樹。從留下來的典籍看，從佛學到天文學、詩學、文學、醫藥學、文法、歷史、曆算、繪畫等學科都有涉及。如司徒·卻吉窮乃、溫呷馬恩來、溫珠翁給多吉、枉莫澤翁古卡、澤翁仁真、劃日降巴、布拉赤稱、尼麥曲傑、飲繞、通拉澤翁等人的著作涉及學科廣，均為造詣頗高和極具影響的優秀作品。

國家圖書館自 1909 年建館以來，歷經幾代圖書館員的執着努力、嚬而不舍。這其中不乏像于道泉先生這樣著名的學者、語言學家等前輩學者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使國家圖書館民族古籍文獻採訪編目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為我們的藏文古籍收集入藏奠定了厚實的基礎。現有館藏藏文文獻 4000 多冊函。

1958 年，在于道泉先生的策劃主持下，國家圖書館與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合作，由該院佟錦華先生親赴四川德格，將所藏經版全部刷印裝函，共 1300 餘函，帶回北京入藏。這其中除了有聞名於世的德格版《甘珠爾》《丹珠爾》，更有意義非凡的本土著作，即 18 世紀上半葉以來藏傳佛教噶舉派的歷代活佛、高僧大德著書立說所留下的作品，含文集、叢刊、綜合等類文獻，因其本土性更突顯其珍貴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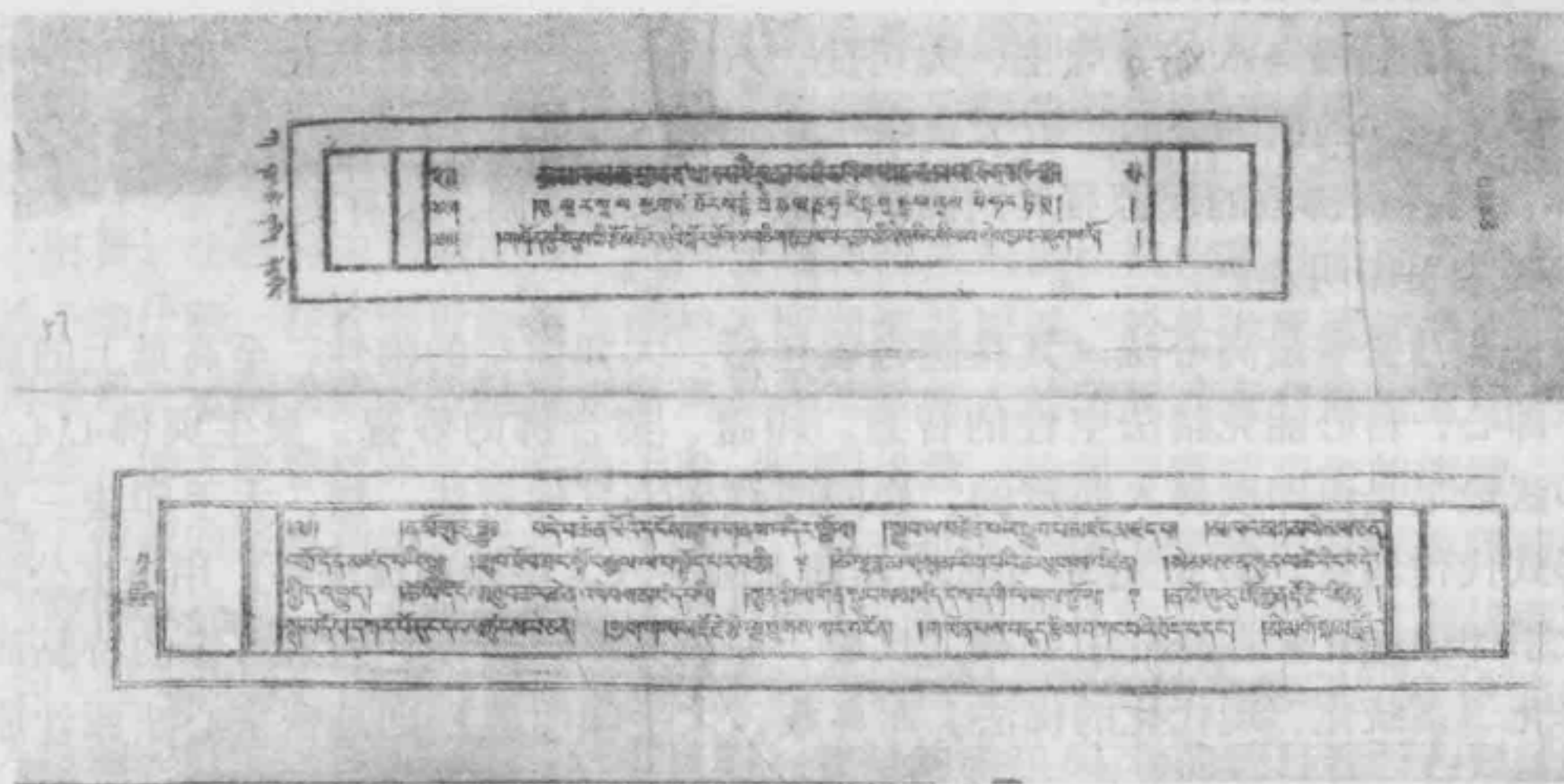
二、古版藏學專藏概況

這些藏版印本文獻內容豐富、書版別致、工藝考究、字體清晰樸實、文字正確無誤，堪稱善本。其中的許多印刷經版現已無存，國家圖書館藏的這些印本倍顯珍貴。其裝幀形式均為梵夾裝，開本為長版、中長版和短版三種。

具體開本情況見下表：

開本	開本尺寸		版框尺寸	
	長（cm）	高（cm）	長（cm）	高（cm）
短	47	11	37	5. 8
中長	55	11	47. 5	7
長	62. 5	11	53	6

書葉如下圖所示（上下兩面為一葉）：



其中引人矚目的印本巨著有：

1. 《噶瑪巴米覺多吉文集》12 函 4719 葉；
2. 《司徒·卻吉窮乃文集》18 函 4981 葉；
3. 《大手印明義》5 函 1588 葉；
4. 《知識總彙》3 函 1078 葉；
5. 《教誡寶庫》13 函 4782 葉；
6. 《塔波拉傑文集》2 函 669 葉；
7. 《伏藏寶庫》61 函 26813 葉；
8. 《咒語藏》7 函 2109 葉；
9. 《貢珠文集》17 函 5565 葉；
10. 《堪布顯嘎文集》8 函 2486 葉；
11. 《熱嘎阿色文集》4 函 1436 葉；
12. 《司徒白瑪尼協文集》3 函 1202 葉；
13. 《崗波扎西南傑》3 函 1137 葉；
14. 《噶瑪巴卡恰多吉文集》11 函 4729 葉。

### 三、古版藏學專藏述要

下面選擇這批古版藏學專藏中的重要著作略作介紹：

#### 1. 《噶瑪巴米覺多吉文集》

噶瑪巴是噶舉派支系之一。作者米覺多吉（1507—1554）是噶瑪黑帽系活佛第八世。明武宗曾遣使往召入京。

#### 2. 《司徒·卻吉窮乃文集》

作者司徒·卻吉窮乃主持重建八蚌寺，歷三年之久，終使八蚌古寺以嶄新的宏偉



面貌屹立於俄沙拉山麓，成為多康地區噶舉派最壯觀的寺院。

### 3. 《司徒白瑪尼協文集》

作者白瑪尼協為八蚌寺寺主、大司徒，八蚌寺第一代貢珠活佛。他積年治學，多學科廣泛著述。他所編著的“五大寶藏”中的《所知藏》又譯作《知識總彙》，作於1864年。內容從佛教的起源發展到佛學知識均為鴻篇巨制，後有提及。

### 4. 《大手印明義》

大手印乃密宗最高心法。其具體含義包括：大如虛空的佛性，至高無上的成佛法門。手即心，自心能見諸法空性的智慧。印證、契合佛的妙智，衆生與佛心心相印。大手印法最早是由印度傳入西藏的，如同西藏密宗其他密法一樣，大手印法一直以密傳的形式代代傳承。20世紀30年代，諾蒲上師將《大手印瑜伽法要》用英文公諸於世後，大手印瑜伽立刻在海外引起很大反響，並因其不需灌頂、人人可修的特點而被譽為科學化、系統化、現代化的佛法。而專藏《大手印明義》則是密宗心法原汁原味的權威闡釋。

### 5. 《知識總彙》

此書即《顯密諸宗及藏族文化總釋》，又名《所知藏》《知識總彙》，全名《諸乘總攝·經教大寶藏三學善說論·周遍所知》，代表了西藏佛學的最高成就。其中系統闡述原始佛教、大乘佛教、秘密金剛乘的歷史、教義，顯密經續論典的要義，西藏各教派在聞、思、修、果等方面的主張和特徵，乃至梵藏語言文字（聲明）、邏輯推理知識和哲學（因明），建築學、美術（工巧明），身心的養育、延年、益壽治療疾病（醫方明），以及修辭學、辭藻學、韻律學、戲劇學、星象學（小五明）等藏族文化的源流，還敘述了醫學在漢藏地區如何傳佈以及《四部醫典》的產生。《知識總彙》不愧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有人盛贊其為“一切書中最優秀的，是求知者的智慧海洋，思維者的心靈之舟，觀修者的密訣大寶，研究者的明鏡”。此書指引着通向解脫和成佛的道路，是打開佛教和藏族傳統文化寶庫之鑰匙，是能滿足各種追求者和愛好者的如意寶。

### 6. 《塔波拉傑文集》

作者塔波拉傑·索南仁欽（1079—1153）。意譯為福寶。西藏著名的佛學家。繼承瑪爾巴、米拉熱巴一派噶舉派傳統，闡發弘揚佛法，成為塔波噶舉體系的一代大師。出生於藏南塔波地區涅地（今屬隆子縣）尼氏家庭，幼年學醫，稍長以醫理醫道馳名，有塔波神醫之稱。1104年出家受戒，從多師學法，約於1110年赴後藏甄地（聶拉木附近）投米拉熱巴學法十三個月，奉師命回前藏專修。1121年於塔拉干波地方建干波寺，收徒佈道，傳授教法，著有《解脫道莊嚴論》，融噶當派法於米拉熱巴法中，以“大印”為主、視徒衆機宜分別傳授“方便道”或“大印”，開一代噶舉教法新風，故稱塔波噶舉。

### 7. 《伏藏寶庫》

此書代表了一種非常特殊的藏文古代文獻，主要形成和大量產生於9—13世紀的分裂時期。根據其大多發掘於地下或發現於一些隱秘山洞、藏匿之所，故此稱為“伏



藏”。而藏匿這些文獻的緣由，一是在早期記載中，松贊干布時代就有往地下、岩洞以及建築物隱蔽處暗封書籍、寶物的現象。最早埋藏這些文獻應該與宗教祭祀儀式有關，也許這與宗教思想裏對來世，並自我認知為一種虔誠而神聖的行為。二是在吐蕃王朝及其後期，因佛教與苯教激烈的鬥爭而促使埋藏伏藏的現象逐漸增多。在吐蕃王朝時期三次較大的滅佛事件以及幾次滅苯事件中，每次都有一批佛教或苯教的經典著作、塑像、財寶、法器等被埋藏起來，以待合適的時候挖掘出來，重見天日。三是有較為特別的一類伏藏，在它問世時還不能被人所理解及認識，於是被埋藏起來，以待後人發現和學習。這類伏藏多數是後來寧瑪派與苯教僧人的假託，意在根據需要，為宣傳本派觀念，擴大影響而採取的作偽手段。這類伏藏一般都打着蓮花生的旗號，聲稱蓮花生為了西藏的宗教利益，並替後人考慮，將一批當時還不宜傳授的經典隱藏於西藏各地，並留下授記，預示將來能發現經典的人。教派對立時期中屬於這類伏藏的文獻不少。12世紀以後，所謂的屬於蓮花生授記的伏藏被發現的越來越多。據19世紀楚布寺僧人昆浦·洛追達雅所編的《伏藏寶庫》收錄的洋洋63卷的數目看，各類伏藏著作不下百部。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伏藏寶庫》所含內容對今人來說，是更珍貴的古代文獻，也是版本較早的珍貴文獻集成之作。

#### 8. 《咒語藏》

咒語在印度婆羅門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婆羅門教的“阿達摩吠陀”中，它作為人和神溝通的一種方式，主要功用是祈福和詛咒，以此達到願望的滿足。藏傳佛教中的咒語，與藏區教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人們認為咒語與諸佛菩薩的本體無二無別，若要珍愛我們有可能萬劫不復的人身，一定要讓那無所不能的咒語不絕於口。人們手中的念珠都是用來為持咒計數的。很多藏族人用一生的時間持誦咒語。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早已將本尊心咒念誦過十億遍以上。教眾還普遍堅信，咒語具有實實在在、不可思議之功德及加持力。究其原因，則正如全知麥彭仁波切所言：“於勝義中，一切諸法皆為等淨大法身界中無偏袒；於世俗中，聖尊之真身與密咒二者，於所化者前，皆是智慧之幻變許，了知彼二無差別，則應將密咒受持為聖尊也。”換句話說，一切聖者的究竟身相大智慧，由其大悲誓願力加持而顯現為各種密咒手印等相。這就好比受習氣薰染力所致，自心可現為外境及身體等。所以，這類密咒手印實與獲得智身之聖尊沒有絲毫差別。密咒既是如來之幻變，則它定能成就如來之事業，賜予如來之果位，並因此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持誦必要性。不僅持誦咒語能帶來如此巨大之利益，甚至僅僅見聞咒語都能給當事人帶來無窮功德。《文殊根本續》云：“稱誦善逝之密咒，如是諸咒具實義，眾生側眼視密咒，如來亦能攝受彼。”咒語的功德就是如此不可思議。藏傳佛教中不僅有諸佛菩薩、諸聖者之咒語，為利益無邊眾生，藏密中還有能令持咒者發財、長壽、健康等滿足其種種世間暫時利益之咒語，亦有專用於超度、攝受、勾招等各種用途的咒語。在密宗經典中，特別是在《大藏經》的續部經典中還有專門的咒語彙集，幾乎所有的密法咒語都收錄其中。

#### 四、結語

如前所述，國家圖書館八蚌寺藏學專藏是18世紀以來藏傳佛教珍貴的、內容廣泛的學術著作集合體。這些絕版的原汁原味的珍貴典籍，作為國家文物，其原件已經不可能被讀者作為日常閱覽之用。而飽含藏族先輩巨大智慧的著作需要作為人們活的思想元素進行延續和流傳，就要依託權威機構有計劃地整理、結集、出版，以滿足民族同胞由來已久的閱讀渴求。這同時也是努力維護民族大家庭整體文化氛圍，堅持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靈活多樣性的正確選擇。

國家圖書館作為珍貴典籍的收藏單位，在民族文化事業發展的大環境下，擬將上述藏文典籍數字化，或結集、影印出版，其目的在於向公眾大力展示這部分珍貴館藏，為藏傳佛教研習者提供研究資料，為高僧大德、寺院學院提供藏學精神世界的珍貴法寶。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